责任编辑：江潇扬 版式设计：葛茜茜

水仙情

市四中七(8)班 陈永

水仙带缘。

冬天，母亲总会在家中添置一盆娇艳的水仙。这水仙十分干净，白花黄芯，细绿轻摇。水仙简直是一朵星，从银河坠落人间——好一个仙家之物！水仙有一个寓意是纯洁，纯洁如花，可以荡尽杂念。所以母亲爱水仙，她能盯着水仙看一个上午，一动不动。

前年隆冬，她又放了一盆水仙在客厅——现在看到水仙，总想起《镜花缘》中的才女廉锦枫，即司水仙花仙子。她为母亲下海取参的场景让人久久难以忘怀，孝与情成正比，孝越重情越深。那时买来的水仙，不过初吐新芽。

过了几日，可能是因为气温变化，或是因为不注意保暖，我发烧了。

刚生出绿叶的水仙，不再随风飘摇，沉寂下来了，慢慢发黄，盛水仙的盆里的水也慢慢浅了。

守在我床边的是水仙般的母亲。房间十分寂静，一种暖意如水银泻地，无孔不入，缓缓灌入我的体中。服下一服药，勉强起身来到客厅，却见原来美貌的水仙山穷水尽，十分无神。水仙如人多情顾我，人如水仙品性纯洁。

半旬，病已经痊愈了。那水仙也在母亲的悉心照料下，变得婀娜多姿。水仙总算活过来了，就像我病好了……像我病好了？我突然想到，水仙多么像母亲啊，母亲情似水仙情。

回想旧日件件小事：母亲在我做作业时送水，蹑手蹑脚，轻拿轻放，轻泛皱纹的面庞漾出一缕笑颜，只是为情的升华而笑；母亲在我临睡时盖毯子，一掖一抚，轻声轻语，久已失光的瞳孔内泛出一丝神韵，只是为爱的升华而乐。这是受水仙晕染的纯洁的笑，纯洁的乐，纯洁的绵延的情谊。

母亲曾给它赋诗一首：

水仙情，从不轻，自古逢冬总是灵。花皆尽，惟尔清，伴人随物点如星。

呼！这绵延悠长的水仙啊，你可是亲情之中最珍贵的情——母亲情！

因为结了旧缘，今生才结亲缘。好一个平淡如水的水仙情！

温西中学罗米娟点评：亲情是永恒的话题。水仙纯洁不张扬，文中的母亲亦如是：默默地付出，默默地温暖。小作者对水仙的观察细致，对母亲关爱自己的细节体察也细腻用心。更妙的是，物人合为一体，没有丝毫牵强感，赞一个！

门外的家乡

温中实验学校八 (9) 班 陈圣依

当我决意要写写家乡的时候，充溢心潮的却是忧患多于赞美，苦涩胜于甘醴。

如果说诗人余光中先生的乡愁是在海峡的隔绝下滋生的，那我与故乡之间，只隔着一道门，故乡在门外头，我在门里头。

常言道：儿不嫌娘丑，狗不嫌家贫。门外的家乡临近东海，从小到大，不论是衣、食、住、行，海的气味都氤氲其中，从中能隐隐地感受到海山的痕迹。

门外，家乡的景色是美丽的。一推开门，迎面而来的是朴实低矮的楼房，它们错落有致地坐落在绿色的树林间。抬眼望去，不远处就是田地，绿油油的，令人心生怜意。零星点缀其中的缤纷小花，为单调的绿意平添了一份俏皮。顺着田地继续远望，那一望无垠的碧空，似乎永远都保持着干净剔透，纯洁的淡蓝不加一丝污垢，光是远眺，便仿若心灵被洗涤了一般。大大小小的云儿在空中漫步，或堆积成棉花糖，或被风削成缕缕薄丝，与这淳朴的乡间景色融为一体，一派清新脱俗。

门外，家乡的生活也别有一番滋味。清晨，当我还在睡眼惺忪之际，门外传来了轻轻的洗漱的声音，那是老人们早早地起了床，干起了家务活，固执的他们不愿用儿女给他们置办的高科技设备，坚持亲手操劳。再晚些，就能听到或轻或重的交谈声，他们或交流着谁家孩子的学习生活，或商议着上哪家菜铺买菜比较实惠，或相互嘘寒问暖，拉拉家常，扯扯闲话。偶尔夹杂着一两句粗俗的话语，反而让此起彼伏的家乡土话显得富有生活味儿，让人觉得亲切不已。

下午时分，时不时地会有一些卖水果、卖小吃的小贩，骑着车，揣着喇叭经过门前，他们的吆喝声十分嘹亮，在乡村间、树林间缭绕着，让人心欢不已。每当此时，总有一些妇人、小孩拥上去，看看这个，尝尝那个，在讨价还价中挑选着美味而又欢喜的食物和菜蔬。最欢喜的是小朋友们，他们一边挖着豆腐脑，一边享受着这美食带来的幸福感。到了晚上，偶尔会有社戏表演，在不远处的庙堂、佛堂，在一片灯火辉煌中，隐约传来了二胡、锣、笙的声音，婉转悠扬，即使听不清、听不懂他们在唱着什么，我的心也变得沉静，觉得要和这些声音弥散在含着泥土气息的夜色里。

现在，我已离开家乡，住在这钢筋混凝土的城市中，我与家乡的距离，只是薄薄的一扇门，门内是枯燥的孤独，门外是绚烂的气息。我深爱着那一片土地，因为那里有我青葱的岁月。我何时才能回归呢？

温中实验学校徐丽萍点评：文章语言优美，情感真挚。以感受开头结尾，首尾呼应极富感染力。故乡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，充满相思的田野，令人回味无穷的美食，嘘寒问暖朴实的乡亲，偶尔的几声琴声……山还是那座山，海还是那片海，唯一不一样的是这份心情，思念家乡，怀念那段青葱的岁月。此心安处是吾乡！

暴雨的洗礼

箬横镇中学八 (3) 班 王擎天

“嗒嗒嗒……”暴雨如千军万马，脚步轰鸣，杀向地面。

雨点冲向钢制衣架，“当当当……”衣架动摇，发出金石之声。当雨点冲向门口的大树，竟硬生生地把树枝压得低下了头。也有铁骨铮铮之辈，咬着牙死命站起，却是被直接折了头。

“咔嚓”一声后，微黄的树芯露了出来，只有一点树皮连着，有点像“差点没头爵士”。举目远望，前面菜园子里的菜已伏地膜拜，像是纸页在火花中最后的叹息。

咆哮的雨点疯狂地冲向地面。这样的瓢泼大雨，就是老天爷也没那么多的水。果不其然，过了一会儿，雨停了下来！

一出门，带着水汽的风迎面扑来，很是凉快！我走到衣架边，发现大雨冲过的衣架一尘不染。结实的钢杆上，还有雨点滴滴。这让衣架看起来更精实，更硬朗，像是战斗后挂着血的士兵！不可怜，不可怕，反倒更有士兵的面貌。

走过潮湿的砖地，远处的一棵树看起来太惨了，树叶比蒋介石的头发还少。树枝断了几根，像是刚让小流氓抢了钱的倒霉学生。菜园里的菜也东倒西歪地趴在地上。

暴雨的几天后，我又走到了树前，断枝长新枝，与现在的纹理组成了一个个美丽的图章，我用力地拉了拉这树枝，纹丝不动。这是一个完整的艺术品。新长的叶子是它的黄袍华盖，新长的枝条是它的权杖，嫩绿的新芽是它的皇冠。受暴雨的加冕，它已脱胎换骨！

暴雨真是筛选强弱的机遇，能挺过一劫，将会更强，更茂盛！

温中实验学校徐丽萍点评：小作者观察细致入微，从断枝重生的自然现象中，揭示出蕴含的道理：生命是脆弱的，顽强的是精神和心灵。只有受得住大风大雨的树木，才有可能长成参天大树。只有经得起大风大浪的人，才有可能成功。让生命之树在暴风雨中尽情茁壮成长！

路灯的故事

石桥头镇中学七(2)班 蒋璐仪 指导老师 王燕君

我是一盏路灯，一盏立在小镇街头的路灯。记不清这是我在这条街亮的第几个年头了，只能从我那一天天暗下去的微光里知道，我已是风烛残年。

初来这小街时，我正当年少，每当夜幕降临，我总是最亮的那一盏。那时啊，在街上的人们大多是些孩子和青年。孩子们时常连蹦带跳，全身都洋溢着快乐的气息，叫人见了嘴角就不禁弯上一弯。而青年人，就不像孩子那样无忧无虑了，他们的烦恼比孩子要多得多。他们虽不用像孩子一样，每天都想着要玩什么，吃什么，但他们要为了繁重的学业全力以赴。所以他们经过我面前时，常常眉头微皱。我曾不止一次听到青年人在抱怨学习繁忙。我还曾见过那为孩子操心不少的中年人和银丝缕缕的老年人，他们常常是匆匆走过。

这么多年，有一个人让我印象最深。那人的模样已在我的记忆长河中淡去，唯一记得的，是那人蜷在长椅上哭了很久很久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止住了哭声，握着拳头坚定地说：“不到最后一秒，我绝不放弃。只要有哪怕一点希望，我也要抓住一切机会！”那以后，他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来一趟，一直到他离开这个小镇。

我看见我的灯光又减弱了，旁边的灯亮得有些刺眼，我那微弱的光已经与萤火虫提的那盏小灯差不多了。我无能为力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这么黯淡下去。我能感觉到，我身体中的能源在不断地流失。但即便如此，又能怎样？正如那年轻人所说：不到最后一秒，我绝不放弃”，哪怕只能照亮那么一方黑暗，我也满足了。而且啊，曾经与我并肩的那些老伙计们早已退位，能到现在，我已知足了。这时，或许有一个晚归的老人走了过来，踩住我微弱的光圈，这就是我最自豪的时刻了。是的，或许所有的人都习惯于刺眼的夜灯了，但我仍然固执地散发着不被珍视的黄晕。

立在小镇的夜晚里，我是一盏忧愁而又快乐的灯。

温中实验学校徐丽萍点评：小作者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解读一盏年代久远的路灯，感触最深的就是这句：“不到最后一秒，我绝不放弃。”一盏路灯，哪怕只能像萤火虫一样发出微弱的光，也一样能指引人们前行，给人们美好的希望，又有什么可忧愁的呢？

好一个坚强的人

市四中七 (3) 班 张艺点 指导老师 陈华琴

吹着晚风，贩卖日落，摆着一把琴，倒一杯茶，看绿树轻摇，红云翻卷。

——题记

大概是去年暑假吧，我在乡下奶奶家正斗志满满地挖着番薯，忽然一阵悠扬的琴声传入耳廓，琴声好像在哭泣，又像在诉说，细听，凄凉与悲哀弥漫在村中。

“老沈家的一条腿”又开始拉二胡了，这孩子怪可怜的……”奶奶说道。

“一条腿？”

“就老沈家的四小子啊，那小子小时候贪玩，骑着自行车到镇里胡闹，这下可好，一条腿整没了！”奶奶十分流利地答道，好像已经回答过上百次了。

午饭后，我满怀好奇心地循着琴声找到了沈家的屋子。

屋子不大，干干净净的。屋里没有什么装修，墙壁、地板一律是青灰的调子，像压在箱底的黑白照片。家具寥寥无几，空荡荡的房间却有种深沉的古韵之美，好像有一种用岁月酿成的美酒的醇香。

再往里走，是一扇简陋的小门，打开小门，耳边传来“吱呀吱呀”的声响。轻轻掩上，只见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子正坐在轮椅上专心致志地拉着二胡，我不敢上前了，站在门口呆呆地看着他，直到他发现了我。

“过来吧，我看到你了！”他对我说。我胆怯地往前走，停下来，又傻呆呆地站着。他停下那只正在按弦的手，用手指了指一旁的板凳说：“坐吧！”我极不自然地坐了下去。扭过头，看见不远处有一张可折叠的小方桌，桌上整齐地摆着一套陶瓷茶具，茶壶上还冒着烟。

是死一般的沉寂——他依旧拉着二胡，而我只不过从站着张望，转变为坐着张望。

他突然放下二胡，双手捧起茶杯，先轻轻地抿了一小口，再用杯盖在杯口划了几下，又移到鼻子前闻了闻，才开始饮用。喝的明明是茶，他却像喝醉了酒似的，突然说：“你可知道我为什么坐在轮椅上？”还没等我回答，他又接着说：“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，去城里参加足球比赛，我是骑车去的，路上一不留神，车篮里的足球掉了下来，我没留意周围的车就跑去捡球，谁知刚好有辆大货车驶过，我就被轧断了腿。”他说得轻描淡写，但我可以想象他那时的痛苦，那时的绝望。“那一定很痛吧？”我问。“我不记得了，但我记得当医生把我抬上担架时，我怀里还紧抱着足球。我以前可是校足球队队长啊，可这辈子再也不可能踢足球了。”他又沏了一杯茶，说：“其实这种生活也挺好，安逸舒适。我妈走了，弟弟去上大学了，我爸天天在地里忙活，也顾不上我。有多少次，我出去遛弯差点掉进河里，有多少次，我没注意台阶，连同轮椅摔了下去。但每次我都是自己爬起来，我就是想让别人知道，我虽然没有了腿，但我依然活着，还能活得很好。”他哭了，哭得撕心裂肺，轮椅上瞬间开出了花……

他哭了，但我深知：他的内心世界是多么坚强！

温中实验学校徐丽萍点评：生命弥足珍贵，无论是谁都只有一次。在逆境中坚强地活下去，就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热爱，也是该有的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。一把琴，一杯茶，一张轮椅，为主人公的自强不息点赞。

破蛹

温中实验学校九 (5) 班 程乐恒

太阳耷拉着脑袋，平日里神气十足的光芒被一抹黑色不断侵蚀着，丝丝黑色在天际弥漫开来，带动着阴森的闪电。

百无聊赖地坐在躺椅上，目光聚焦在一个不起眼的盒子里，盒中是两枚洁白的蚕蛹，纯洁明亮，带着些尘的雪白。闪电在窗外轰鸣，张牙舞爪得像只厉鬼。月亮拼命地洒下它的光辉，其中一两点微弱而又清纯的月光，恰好照在了蚕蛹上。在其中的一枚蚕蛹上，一抹狰狞的血色突兀地出现，它像吸血的蛭虫一般，肆意地吞食着雪白的蚕蛹。我目光诧异地打开了它，里面是一个半成品，一个被残酷的生活所抛弃的倒霉蛋，不禁感叹它的生命竟在本该绽放光彩时陨落。

不久，另一个蛹也传来了异动，洁白的蛹上出现了小小的裂缝。随着裂缝的不断扩大，一只淡灰色的飞蛾破蛹而出，它扑腾着翅膀，欢呼雀跃着，窗外雷鸣大作，却是它成功的伴奏。它在房间中胡乱地飞着，不断地宣泄着从黑暗的蛹中冲出的喜悦，破蛹而出的它成为了成功者。我的情绪被它感染了，一丝笑意逐渐爬上心头，心中有道不明的欢喜。

几天之后，当我回到家中时，它已奄奄一息。它好似失去了往日的生机与活力，它无法抗拒生来便有的命运，但它仍扑腾着一对薄薄的纱翼，不断抬高着身躯，在房间中用尽全力地飞着。它的身姿已失去了破蛹而出时的轻捷，垂暮的身体即将寂灭，可它仍旧扑腾着，最后在自己的天空中，缓缓落下。黑暗中的长久等待，破蛹而出的短暂时光，临死之前的奋力拼搏，哪怕它的一生早已被基因所决定，它依旧奋力地闪耀着，即使知道会永远消失，也依然坚持着。用黑暗来换取希望，它无畏地闪耀着，而这一切，只是为了向世人证明，它也曾是这个世界的一员。

它生命中的星光已悄然陨落，但它曾经焕发的光芒，证明了它的胜利。

温中实验学校徐丽萍点评：文章描写细腻，感情饱满。流星的美，并不像太阳般灿烂，月亮般皎洁，亦没有恒星那样永恒的美丽，它的美来自那一瞬间的光华。蚕破蛹而出尤如流星划过天际，留下璀璨。努力过，不后悔。

责任编辑：江潇扬 版式设计：葛茜茜

我们都有一个李焕英

滨海镇中学八 (3) 班 颜欣怡 指导老师 莫君行

“打我有记忆起，妈妈就是个中年妇女的样子，所以我总忘记妈妈曾经也是个花季少女。”

——《你好，李焕英》

爱不用翻山越岭，孝心也无须漂洋过海。母亲的离开对每个孩子而言，都是一个遗憾，多少次午夜梦回，孩子们都会想起母亲的模样。

“其实我算过了，她叫焕英，我叫光林，我俩，欢迎光临，听着多热情啊！”这大抵是我听过的最动情的告白了吧。这句台词一出，硕大的影院响起了笑声。那个年代，那样的告白，那样的邂逅，银幕前的我早已被这句话深深吸引住了。

而笑中带泪也不是凭空而来。

“可是，我妈现在还不会缝啊！”这样的转折给我的心敲了一记。因为贾晓玲看到这个绣花，突然间意识到了她的妈妈也是从那个年代穿越回来的。一瞬间，情绪涌上心头，那源源不断的记忆，李焕英的一生像走马灯一样一幅又一幅出现在她面前……她在银幕里头哭得撕心裂肺，我在外头失声痛哭，抽泣声充满影院每一个角落。泪水渐渐烫穿了我的心，心中的情感交织着。看到了吗？里面住着另一个“李焕英”。

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他们的双手变得如沟壑一般，变得颤颤巍巍，开始走路不稳，从前我们撒娇着让他们背着我们一层一层上下楼，如今他们已经气喘吁吁。岁月不停地摧残着他们，那些平日里的点滴，已经是再也回不去的记忆。我们渐渐地长大，父母却一天不如一天，不再年轻。也许我们未曾发觉，当我们在长大，我们在拼命向前的时候，父母早已被我们甩在了身后。慢慢地，我们将父母一点一点地从我们的世界剥离。直到他们累得直不起腰，再也当不了我们的避风港，我们才发觉，才开始后悔为什么当初不多付出一点，多给予一点。后来，他们会不会越来越瘦，会不会和童年记忆里的样子判若两人？再后来，乡愁又会不会变成几座矮矮的房子，我在外头，他们在里头？

这一生的浪漫与宠溺，记得留给妈妈一份，哪怕只是一句“辛苦了”，一句“我爱你”，一朵花，一个拥抱。母爱不只是一个词，是各种酸甜苦辣柴米油盐间的琐碎和细腻，更是数不尽的日子里无数次的辗转来回的牵肠挂肚。

或许，你不知道，小时候我们丢失的记忆，爸妈都牢牢记着。未来的日子里，又会不会想起你当时说喜欢哪道菜，妈妈反反复复地做，直到你厌烦了为止呢？其实妈妈这辈子，拼命把孩子觉得好的都做到。

“妈，你怎么那么爱笑啊？”

“因为妈生了你啊！”

父母在，人生尚有来处；父母去，人生只剩归途。

这来去之间，你可曾留意？

温中实验学校徐丽萍点评：“别怕，我总会老去，而你，要学着长大。”我没有回答，只是在心里悄悄地祈祷：时光，请你走得慢一些吧，我不急着长大。生命的无常总是让人不知所措，有些人有些事，一旦错过，留下的便是一生的悔恨与无奈。”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”只希望这句古训，不再在我们生活中演绎。

一方麻糍几多香

市四中七 (7) 班 王奕心

伴随着喜庆的鞭炮声，小女孩绝不会想到，那十个小时后的场景是多么令她激动与惊喜。

“廿四扫房子，廿五廿六磨豆腐。”随着新年的临近，大人们变得忙碌起来。这不农历廿七来了，我家乡捣麻糍的日子也来了。看，大人们早已把制作麻糍的工具准备好了——就两样，一个像大碗一样的石臼，一个尾巴尖尖、头部圆圆的石锤。这工具看似简单，但想要用它们做出诱人的麻糍，可不简单！

清晨，刚睡醒的我就被一阵匆忙的脚步声牵引着来到院子，这景象！我不由得惊喜地叫起来——简易灶台？嗖——原来制作麻糍的工序开始了！这可是一个增长见识的好机会，我站在一旁仔细观察起来。

奶奶把浸泡了一个晚上的糯米放在大大的蒸笼里，蒸笼像穹庐，足以引发我的无穷联想。雾气从笼外面一圈的水槽里浮起，灵动而又悠扬。过了20分钟左右，浓浓的香气汩汩地流出来，顺着风向，将醇厚的米香布满院子。烟雾迷茫，袅袅升腾，整个院子弥漫着一股来自田野的自然香味。人在其中，仿佛是从仙山下来的仙子。

糯米蒸好了，晶莹剔透，蓬松可爱，由内而外散发出诱人色泽。爷爷把糯米放在石臼上，拿起沉甸甸的石锤，重重地敲打起来。

“咚——咚咚——”奶奶闻声而来，跑到石臼的旁边来帮忙。我的眼珠子一上一下地跟着他们的动作弹跳。爷爷高高抡起石锤，然后重重地砸下去。每砸一下，起锤的瞬间，奶奶便把糯米团快速翻动一下，随后迅速抽出手，此时爷爷的锤子也顺势砸下，简直像东北的二人转——一唱一和，那般默契，那般熟练。我很好奇，为什么奶奶每次翻动米团前都要将手放进冷水里？爸爸告诉我，这样做一是为了防止烫手，二是为了防止糯米团和石臼粘在一起。原来，细小的动作里还有这么大的学问！

他们一锤一翻，如此反复，直到里面的糯米捣得细腻而均匀。一摸，似乎能将这凝滑如脂的糯米抚出水来。

随后，爷爷奶奶把这如水的糯米放到早已摊上了一层黄豆粉的大案板上。接着，他们用擀面杖在糯米团上滚动、推压。就这样，一下一下地推平，糯米团慢慢变成了一个薄厚均匀的大方饼。

马上要用刀切块了。只见爷爷轻轻地在上面做记号，再提起菜刀，轻轻一划，“嗤”的一声，大方饼上出现了一条长长的麻糍。又听见“嗤、嗤、嗤”的几声后，大方饼已经被割成一条条长长的麻糍，每条麻糍宽度一致。这可需要足够多的经验，否则割得横七竖八，可影响品尝者的食欲！最后，把一条条麻糍如叠被子似的叠一叠，一块块诱人的麻糍就做好啦！爷爷乐呵呵的笑容里泛出丰收的神色。

烟雾袅袅，捣声“咚咚”，笑容可掬，麻糍出炉！

我手拿一块麻糍给它填上红糖馅儿，在院中悠悠地转着，灯笼的红、麻糍馅儿的红交织在一起，在香雾中隐约地闪着……

市四中胡腾华点评：本文聚焦一个场景，将制作麻糍的工序一一呈现：蒸米、捶打、按压、切块，描写细致而真切。更为可贵的是，这一切都是爷爷奶奶的手工操作，而小作者也融入其中，展现了浓浓的年味和温馨的家庭氛围，突出了“和美”的主题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穿插了小作者的心理活动，彰显了一个好学、纯真、热情的现代孩子的形象，人与事交织，人与情交织，年味与人情交织，内容丰厚，抒写流畅，感情真挚。